

昆虫记

卷二

(法) 法布尔 (Fabre, J. H.) 著

梁守锵 译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昆虫记. 卷2 / (法) 法布尔 (Fabre, J.H.) 著; 梁守锵译. — 3版(修订本)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1.5 (2011.10重印)
(经典散文译丛)
ISBN 978-7-5360-6209-2

I. ①昆… II. ①法… ②梁… III. ①昆虫学—普及读物 IV. ①Q9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4257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
策划编辑: 邹靖华 秦颖

责任编辑: 孙虹 黎萍 邓裕玲 夏显夫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绘画: 白光诚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

印张 96.125 插页 10

字数 2,350,000字

版次 2001年1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8次印刷
2011年5月第3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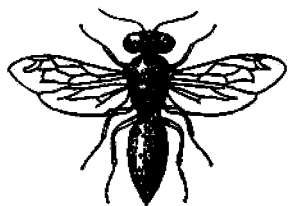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38,001—43,000册

定价 (共10卷) 2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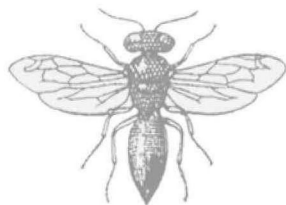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录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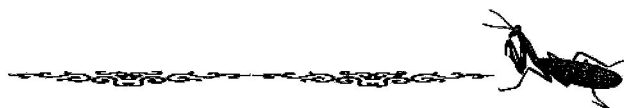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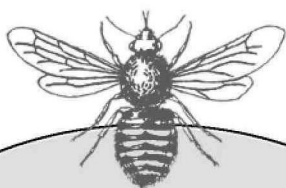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第 一 章	荒石园	1
第 二 章	毛刺砂泥蜂	12
第 三 章	一种未知的感官	23
第 四 章	关于本能的理论	31
第 五 章	黑胡蜂	46
第 六 章	蜾蠃	60
第 七 章	关于石蜂的新研究	77
第 八 章	我的猫的故事	95
第 九 章	红蚂蚁	104



第 十 章	浅谈昆虫的心理学	122
第 十 一 章	黑腹狼蛛	139
第 十 二 章	蛛蜂	161
第 十 三 章	树莓桩中的居民	177
第 十 四 章	西芫菁	203
第 十 五 章	西芫菁的初龄幼虫	213
第 十 六 章	短翅芫菁的初龄幼虫	233
第 十 七 章	多次变态	247





第一章

荒石园^①

一块地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哦！一块不要太大，但四周有围墙，不会有公路上的各种麻烦的土地；一块日晒雨淋，荒芜不毛，被人抛弃却被矢车菊和膜翅目昆虫所钟爱的土地。在那里，我可以不必担心过路人的打扰，与砂泥蜂和泥蜂交谈，这种艰难的对话，就靠实验表达出来；在那里，无需耗费时间的远行，无需急不可待的奔走，我可以编制进攻计划，设置埋伏陷阱，每天时时刻刻观察实验的效果。一块地，是的，这就是我的愿望，我的梦想，我一直苦苦追求的梦想，但将来能否实现却没有明确把握。

^① 荒石园：1878年，《昆虫记》第一卷出版；1879年，法布尔在塞里昂乡间购得一块荒地，取名为荒石园，从此隐居于此，致力于昆虫学研究，完成《昆虫记》后九卷的写作。——校注



当一个人整天都在为每日的面包一筹莫展地操心时，要在旷野里给自己准备一个实验室是不容易的。我以不屈不挠的勇气跟穷困潦倒的生活斗争了四十年，朝思暮想的实验室终于得到了。这是我孜孜不倦、顽强奋斗的结果，但我不想去说它了。它来到了，伴随它而来的，也许必须要有空闲的时间，这是更重要的条件。我说也许，是因为我的腿上总是拖着苦行犯的锁链。愿望是实现了，只是迟了些啊，我的美丽的昆虫啊！我很害怕有了桃子的时候，我的牙齿却啃不动了。是的，只是迟了些；原先那开阔的天际，如今已成了十分低垂、令人窒息而且日益缩小的穹庐。对于往事，除了已经失去的，我一无所悔，我什么也不后悔，甚至不后悔二十年的光阴，对一切我已不抱希望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历历往事使我精疲力竭。我思忖，究竟值不值得生活下去。

四周一片废墟，中间危立一堵断墙，石灰和沙使它巍然不动；这屹立的断墙就是我对科学真理的热爱。哦，我灵巧的膜翅目昆虫啊，我对你们的热爱，是不是足以让我名正言顺地对你们的故事再添上几页呢？我会不会力不从心呢？为什么我自己也把你们抛弃了这么长时间呢？一些朋友为此责备我。啊，告诉他们，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们；告诉他们，并不是由于我的遗忘，我的懒散，我才抛弃你们；我想念你们，我深信节腹泥蜂的窝还会告诉我动人的秘密，飞蝗泥蜂的捕猎还会给我带来惊奇的故事。但是我缺少时间，我在跟不幸的命运作斗争中，孤立无援，被人遗弃。在高谈阔论之前，必须能够活下去。请你们告诉他们吧，他们会原谅我的。

还有人指责我使用的语言不庄重，干脆直说吧，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。他们害怕读起来不令人疲倦的作品，认

为它就是没有说出真理。照他们的这种说法，只有晦涩难懂，才是思想深刻。你们这些带螯针的和盔甲上长鞘翅的，不管有多少，都到这里来，为我辩护，替我说话吧。你们说说我跟你们是多么亲密无间，我多么耐心地观察你们，多么认真地记录你们的行为。你们的证词会异口同声地说，是的，我的作品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，一知半解的瞎扯，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，一点不多，一点也不少。谁愿意询问你们就去问好了，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答复。

我亲爱的昆虫们，如果因为对你们的描述不够令人生厌，所以说服不了这些正直的人，那么就由我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，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时进行研究；你们让昆虫变得既可怖又可怜，而我则使人们喜欢它们；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，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，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；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，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；你们探究死亡，而我却探究生命。我为什么不进一步说明我的想法：野猪搅浑了清泉；博物学是青年人极好的学业，可是由于越分越细，彼此隔绝，如今已令人可厌可嫌。如果说我是为了那些企图稍微弄清本能这个问题的学者、哲学家们而写，其实我更是为年轻人而写，我希望他们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学；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，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，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^①的语言中借来的。这种情况，唉，真是太常见！”

不过，眼下这并不是我要做的事；我要谈的是我朝思

① 休伦人：17世纪时北美洲的印第安人。——译注





暮想的那块地，我要使它成为活的动物学实验室。这块地，我终于在一个荒僻的小村庄里找到了。这是一个荒石园，当地的语言中，“荒石园”这个词指的是一块荒芜不毛、乱石遍布、百里香滋生的荒地，这种地贫瘠得即使辛勤地犁耙也无法改善，当春天偶尔下雨，长出一点草时，只有绵羊会到来。不过我的荒石园由于在无数乱石中还有零星的红土，所以长点作物；据说从前那里有些葡萄。的确，为了种几棵树而进行的挖掘中，会在四处挖出一些宝贵的根茎，由于时间久远，部分已经成了炭，我只能用惟一能够锄入这种地的农具三齿长柄叉来刨；可是太遗憾，原先的植物已经没有了。不再有百里香，不再有薰衣草，不再有一簇簇灌栎，这种矮矮的小灌木连成小片的荆棘丛，人们只要稍微抬腿一跨就可以走过去。这些植物，尤其是前两种，由于能够向膜翅目昆虫提供所要采集的原料，可能对我有用，我不得不把它们再栽到用三齿叉刨开的地上。

在这块最初翻动而以后长时间荒芜的地里，蔓生着大量不需我照管的植物。最主要的是狗牙草，这种可恶的禾本科植物，三年激烈的战争也无法把它彻底消灭；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矢车菊，全都一副倔强的样子，浑身是刺，或者长着星型的戟，有两至生矢车菊、丘陵矢车菊、蒺藜矢车菊、苦涩矢车菊，第一种最多。在蓬生的矢车菊丛中，样子凶恶的西班牙刺 四处伸出来，像枝形大烛台似的，那大大的橘红色花朵就是火焰，刺茎有钉子那么硬。长得比它高的是伊利大翅蓟，翅蓟的茎孤零零、直挺挺的，有一两米高，茎梢顶着一个玫瑰色的大绒球，它的盔甲不比刺 差。别忘了刺茎菊科植物，首先要提到的是恶蓟，它浑身是刺，连植物采集者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；其

次是叶脉边缘呈矛头状的阔叶披针蓟；最后是染黑蓟，它像带刺的玫瑰花结。在这些蓟之间，荆棘的新枝桠，结着淡蓝色果子，像带钩的长绳似的在地上匍行。要想在丛生的荆棘中观察膜翅目昆虫采蜜，必须穿着半高统靴或者情愿腿肚子被刺得出血。只要土里还有一点春雨留下的水分，角锥般的刺和大翅蓟细长的新桠，便从由两至生矢车菊黄色的头状花序铺成的地毯上生长出来，这时，这种生命力顽强的荆棘，肯定会展现出妩媚之姿。但是干旱的夏天来临了，现在这里只是一片枯枝干叶，擦一根火柴整块地都会着起火来。这就是我打算从此跟昆虫彼此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的极乐伊甸园，这个伊甸园当我拥有它时就是这个模样。我经过四十年艰苦的斗争才得到了这块地。

我说它是伊甸园，并不会用词不当。这块没有一个人愿意撒一把萝卜籽的地，对于膜翅目昆虫来说，却是天堂。地里各种茁壮成长的蓟和矢车菊，把四周所有的膜翅目昆虫都吸引来了。我在捕捉昆虫的过程中，从来都没有在一块地方找到过这么多的昆虫；这一行的所有成员都会聚在这里，有以各种猎物维生的捕猎者，有土房子的建造者，有棉织品的纺织工，有在花叶和花蕾中修剪零件的组装机，有纸板屋的建筑师，有搅拌黏土的泥瓦工，有钻木的木匠，有在地下挖巷道的矿工，有制造薄膜气球的工人；还有什么我也数不清了。

这是只什么？是只黄斑蜂。它刮耙着矢车菊蛛网般的茎来堆一个棉花球，然后自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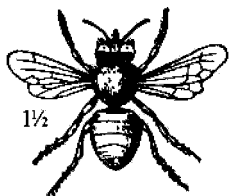


黄斑蜂





地用大颚把球衔到地下，给自己制造一个棉毡袋来装蜜和卵。这些在激烈地抢夺战利品的是什么？是切叶蜂，肚子下有黑色、白色或者火红色的花粉刷。它将离开蓟去拜访附近的灌木丛，从灌木的叶子上剪下椭圆形的叶片，组装成容器来盛它的收获品。这些穿着黑绒衣服的是什么？是石蜂，它们在加工水泥和卵石。在石头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砌造的房子。还有这些猛地飞起，大声嗡嗡叫的是什么呢？是定居在旧墙和附近向阳斜坡上的砂泥蜂。



壁蜂

现在壁蜂来了。这一只在空蜗牛壳的螺旋壁上建造蜂房。另一只啄着一段干的荆棘吸掉髓质，好给幼虫做一个圆柱形的房子，房子里用隔墙分成一层层。第三只使用断掉的芦竹的天然管道。第四只则是某个高墙石蜂闲置走廊的免费房客。大头泥蜂和长须蜂也来了，雄蜂的

触角高高翘起；采蜜的后足上有一支大毛笔的毛足蜂，种类繁多的土蜂，杨柳细腰的隧蜂，它们也都来了。

我走了过去，没有理睬它们。如果我想一一研究这些昆虫，那么在菊科植物的客人中，几乎有整个采蜜类的昆虫。我曾把我新发现的昆虫呈给一位昆虫学者，波尔多的佩雷教授^①，他问我是否有特殊的捕虫方法，才能够给他寄了这么多稀罕的甚至是新的品种。我并不是捕虫专家，更不热衷于此道，我感兴趣的是正在劳动的、而不是用一根大头针钉在盒子里的昆虫，我所有的昆虫都是在长着茂

^① 佩雷：法国波尔多大学教授，昆虫学家，法布尔经常写信请他鉴定稀有的昆虫品种。——校注

密的蓟和矢车菊的草地上捕捉的。

非常凑巧，跟这个采蜜的大家庭一起的是捕猎采蜜者的部族。在荒石园，泥水匠为了砌围墙，放了一大堆沙和石头。工程一直拖着，这些材料是一开始时运来的。于是石蜂便选择石头间的空隙作为过夜的



隧蜂

的宿舍，一堆堆挤在一起。粗壮的单眼蜥蜴从非常近处捕猎，张着嘴，会向着人也会向着狗扑上来，它选择一个洞穴守候着过路的蜘蛛；大耳 穿着多明我会^①的修士服装，白袍子，黑翅膀，在最高的石头上栖息，唱着简短而有乡土味的小调。它的窝大概就在某个石头堆里，窝里有天蓝色的蛋。这个小多明我会修士在石头堆中消失了，我怀念它，因为它是个讨人喜欢的邻居。我一点也不怀念单眼蜥蜴。

沙也供另一种昆虫筑窝。泥蜂在那里打扫地穴的门槛，把尘土抛物线般地往后抛；朗格多克飞蝗泥蜂用足把距蠹拖到那里去；大唇泥蜂在那里把捕获的叶蝉放到地窖里。非常可惜，泥瓦匠终于把那儿的猎手都撵走了；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想叫它们回来，只要再堆起沙堆，它们很快就会全都到来的。

下面这些昆虫没有离去。砂泥蜂，因为住所不一样，我看到它们有的在春天，有的在秋天里，在荒石园小径边，在草地上飞来飞去，寻找猎物幼虫。蛛蜂，拍打着翅膀敏捷地飞向隐蔽的角落去抓只蜘蛛，体型最大的则窥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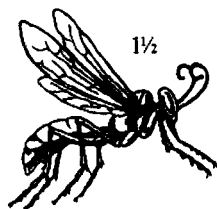
^① 多明我会：又名布道兄弟会，俗称黑衣兄弟会，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。——校注





着狼蛛。狼蛛的窝在荒石园里俯拾即是，窝是个竖井，用禾本科植物的茎秆夹上丝来做护井栏。在窝底，大多数人看了都害怕的粗壮的狼蛛，眼睛闪闪发光像小金刚钻似的。对于蛛蜂来说，要捕捉这样的猎物多么危险啊！好吧，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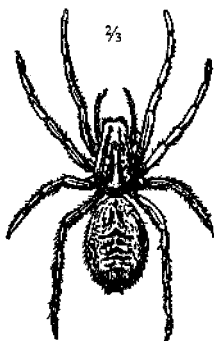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炎热的下午，雌蚁排成长队从兵营里出来，到远处去捕猎奴隶。我们利用片刻的空闲，跟着看看它是怎么围猎的吧。在那里，在一堆变成泥肥的草的四周，有一些半法寸长的土蜂没精打采地飞翔，它们被鳃金龟、蛀犀金龟和花金龟



蛛蜂

的幼虫等丰美的野味吸引，一头钻进草丛里。

有多少研究的课题啊，而且还没完呢！人们不但抛弃了地，也抛弃了房子，既然人走了，就不会受到打扰，于是动物就跑来，占据所有的地方。莺在丁香丛中筑巢；翠雀在茂密的柏树遮蔽下定居；麻雀把碎布和稻草运到每片瓦下；南方金丝雀来到梧桐树梢啁啾，它那柔软的窝有半个杏子那么大；红角习惯在晚上唱着细声如笛的单调的歌；雅典之鸟猫头鹰也跑来发出刺耳的咕咕声。



狼蛛和它的竖井

房子前面是一个大池塘，水来自于给村庄的喷泉供水的渡槽。交配季节，两栖类动物从方圆一公里的地方到那里去。灯心草蟾蜍，有的有盘子大，背上披着窄窄的黄绶带，在那里约会洗澡；当暮霭沉沉时，在池塘边跳跃的雄蟾蜍是雌蟾蜍的接生婆，它的后腿挂着一串李子核大的卵；这位温厚的父亲带着它的宝贝卵袋从远方来，要把卵袋放到水里，然后再到一块石板下面，发出铃铛般的响声。雨蛙如果不在树丛间哇哇喊叫，就是在做优美的潜水表演。五月，每当黑夜降临，池塘就变成了震耳欲聋的舞台；我无法在吃饭时说话，更无法睡觉，必须采取严格的手段来整顿一下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想睡觉而睡不着的人是会变得凶横的。

膜翅目昆虫更大胆，把我的隐庐都强占了。白边飞蝗泥蜂在我家门槛前的瓦砾地里筑窝；为了跨进家门，我必须注意别把它的窝踩坏了，别踩死正忙着干活的矿工们。我已经有整整二十五年没有看过这种专门捕捉蝗虫的活跃分子。当我刚认识它时，我曾走了几公里地去拜访它；每去一次都要顶着八月火辣辣的太阳远征。今天我在自己家门口又看到它了，我们是亲密的邻居。关闭的窗框给长腹蜂提供了温暖的套房，它的窝是用土砌的，贴在墙壁的方石上。这种捕捉蜘蛛的昆虫，利用关闭的护窗板上偶然出现的一个小洞返回它的家。几只孤身的石蜂在百叶窗的线脚上，建起它们的蜂窝；一只黑胡蜂在半开的屏风下部建造小土圆顶屋，圆顶上面有一个大口短细颈。胡蜂和长脚胡蜂是我家的常客，它们来到饭桌上，看



长腹蜂





看我们吃的葡萄是不是熟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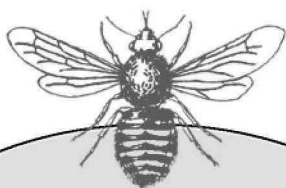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的昆虫的确既多又全，而且我看到的还不完整呢！如果我能够让它们说话，那么跟它们交谈，一定会使我孤寂的生活得到许多乐趣的。这些昆虫，有的是我的旧交，有的是新识，它们全都在这里，毗邻而居，在捕猎、在采蜜、在筑窝。另外，如果需要改变观察地点，走几百步就是山，山上有野草莓丛、岩蔷薇丛、欧石楠树丛；有泥蜂所珍爱的沙层，有各种膜翅目昆虫喜欢开发的泥灰石边坡。我预见到了这些宝贵的财富，这就是我为什么逃离城市到乡村，来到塞里昂给萝卜锄草、给生菜浇水的原因。

人们在大洋洲和地中海边花很多钱建造实验室，来解剖对我们意义不大的海洋小动物；人们大量使用显微镜、精密的解剖仪器、捕猎设备、小船、捕鱼人员、水族缸，以便知道某种环节动物的卵黄如何分裂，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；可是，人们瞧不起地上的小昆虫，这些小昆虫跟我们息息相关，有的向普通生理学提供无价之宝的资料；有的则损坏我们的庄稼，破坏公众的利益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昆虫学实验室？不是研究泡在三六烧酒^①里的死昆虫而是活昆虫，研究这些小昆虫的本能、习性、生活方式、劳动和繁衍，而这些是我们的农业和哲学应当加以考虑的。彻底了解蹂躏葡萄的昆虫的历史，可能比知道一种蔓足亚纲动物的一根神经末梢是什么样子更加重要；靠实验来确定智慧与本能的分界，通过比较动物系列的各种事实来揭示，人的理性是不是一种可以改变的特性，这一切应该比甲壳动物触角的节数重要得多。为了解决这些重

^① 三六烧酒：旧时一种 85 度以上的烧酒，取三份烧酒，对三份水，即成六份普通烧酒。——译注

大的问题，必须有大批工作者，可是我们现在却一个也没有。人们想到的只是软体动物、植性无脊椎动物。人们投入大量的拖网来探索海底，却对脚下的土地仍然不了解。我期待人们改变观念，但在此之前，我开辟了荒石园来研究活生生的昆虫，这个实验室无须从纳税人的钱包中掏一分钱。





第二章

毛刺砂泥蜂

五月的一天，我在荒石园里来回巡视，侦察可能发生的新情况。法维埃正忙着在不远处的菜园里干活。法维埃是谁？用几个字很快就可以说清楚，他将在下面的故事中出现。

法维埃是一个老兵。他曾在非洲的角豆树下搭起茅屋，在君士坦丁堡^①吃过海胆，当没有军事行动时，他曾在克里木猎过棕鸟。他见多识广。冬天，将近四点钟，田里的活就结束了。冬夜是那么漫长，绿橡树圆木在厨房炉灶里发出熊熊火光，他把耙、叉、双轮车收好后，便坐在灶台的高石头上，拿出烟斗，用大拇指沾了沾口水，熟练

^① 君士坦丁堡：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，地跨欧亚两洲。历史上称拜占庭和君士坦丁堡，现为土耳其最大城市，改名伊斯坦布尔。——校注

地塞着烟丝，然后认真地抽起来。他好几个钟头前就想抽烟了，可是他没有抽，因为烟草太贵；得不到的东西加倍吸引人，所以他一口烟都不吐掉，总是等到烟全部吞下去后才再抽一口。

大家就在这个时候聊天。法维埃海阔天空地闲聊，他就像古代的说书人，因为故事精彩，被允许坐上娱乐场所最好的位子；只不过我们的说书人是在兵营里培养出来的。我们一家人，无论大人小孩，都兴致勃勃地听他说；即使他的故事很大一部分是编出来的，不过总是编得合情合理。所以在工作完了后，如果他不来炉边歇一会儿，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失落。他到底跟我们说些什么，让我们这么想听呢？他向我们讲述在一场他亲历的、推翻专制帝国的政变中的所见所闻；他谈到，他们先分喝烧酒，然后向人群射击。他向我保证，他总是朝着墙开枪的；我相信他的话，因为我觉得，他为曾经出于无奈参加了这种强盗般的屠杀，而感到非常悲伤和耻辱。

他给我们叙述他在塞巴斯托波尔^①城外战壕里的不眠之夜；谈到曾在夜里孤立无援地蜷缩在前线的雪堆里，看到他称之为花瓶的东西在他身旁落下时的恐惧心情。这个东西燃烧，喷射，发光，照亮四周。可恶的杀人机器随时在爆炸，我们的士兵死掉了，他安然无恙，花瓶平静地熄灭了。花瓶是一种照明弹，在黑暗中发射，用来侦察攻城者的工事。

讲了惨烈的战斗后，接着是兵营的趣闻。他告诉我们军队里焖菜的奥妙，士兵饭盒里的秘密，土堡里可笑的琐

① 塞巴斯托波尔：乌克兰黑海边城市，克里木西南的海港和军火库。——校注

